

南塘河之源樟溪河水，经鄞江镇洪水湾旁的工农桥后，蜿蜒注入鄞西南塘河，最终汇入宁波城。这条承载着岁月记忆的河流，经过的第一个有名的村庄，便是洞桥镇下辖的洞桥头村。这座依偎在古河道旁的村落，不仅是千年时光的见证者，更因村内的惠民桥、古洞桥、天王寺等古迹而熠熠生辉。甬上望族楼氏家族亦发源于此，两宋时期曾先后涌现38位进士，楼郁、楼异、楼钥等历史名人的故事，至今仍在村头巷尾流传。



惠明桥

洞桥头村： 古桥、古寺与望族印记

□励开刚 文/摄

惠明桥与洞桥的千年低语

惠明桥静卧于惠明港上。这座被收入《中国石桥》画册的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青石板上的每一道裂纹都藏着唐宋和年间的月光。时任明州刺史于季友在此开渠筑堰时，鄞县县治尚在鄞江小溪；待县令王元玮筑它山堰、疏浚南塘河，这座石拱桥便成了连接县治与明州府的水陆咽喉，南北往来的舟楫与马蹄，在26米长的桥面上交织成盛唐的繁华经纬。14块石栏板如卫士般守护两侧，16根望柱托起百年光阴，4块抱鼓石上的纹路，仍能辨认出宋明两代重修时工匠的体温。

桥西的三块古碑，是时光的记事本。当地盛传着楼异与母亲的故事——那位北宋明州太守，因母亲嫌兰浦堰水声聒噪，竟下令将堰坝南移。南塘河改道的涟漪，不仅让惠明桥渐渐淡出交通要冲，更随着广德湖的废湖造田，将这座古桥推向了历史的静水深流。如今

它静卧在绿竹苇草间，桥下清波依旧流向芝山里龙江，只是当年的车水马龙，已化作石栏上凝结的晨露，在朝阳中折射出千年一瞬的晶莹。

沿南塘河岸前行数百米，另一座古桥在炊烟中露出飞檐——这便是洞桥镇得名之源的老洞桥。始建于宋建隆元年（公元960年）的它，是浙东廊桥的活化石。30根直径33厘米的柏木横梁托起7米宽的桥面，64根木柱撑起九间廊屋，曾有商铺店主和摊主在此叫卖，长条坐凳上坐过纳凉的老人与躲雨的行人。南北桥头的硬山顶凉亭，将桥身化作一座水上楼台，倒映在溪水中，恍若一幅流动的局部的清明上河图。

当惠明桥的石拱与洞桥的木廊在暮色中相望，两座古桥如同两位饱经沧桑的老者，在南塘河的柔波里，用砖石与木头的语言，诉说着宁波水乡永不老去的传奇。



老洞桥

禅音与战歌曾在此交织

“孤佛对孤树，曲楼当曲阿。微风野花落，暗院茗烟多。习玩通禅悦，遥声得涧歌。一墙山翠递，林势借嵯峨。”晚清文学家、画家姚燮的这首题诗，为我们勾勒出天王寺清幽古朴的意境。这座南塘河畔最负盛名的古寺，始建于唐咸通十三年（872年），初名天王院。北宋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年），朝廷赐额“普宁”；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正式定名为天王寺。几经修建，如今我们所见的寺院，是上世纪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。

步入寺中，左侧一块镌刻着“爱国主义教育阵地”的石碑格外醒目。旁边的陈列室里，整齐摆放着寺院的历史文献、僧人劳作时用过的农具，以及一段段沉甸甸的红色记忆。1937年，中共地下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与时任国民党鄞县县长陈宝麟合作，在天王寺创办了抗日游击队“飞鹰团”干部训练班。80余名进步青年、抗日积极分子与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齐聚于此，在古刹的飞檐斗拱下，聆听朱镜我教官的政治课，跟随鲍浙潮（中共地下党员）副团长研习游击战术。当年联络股股长竺扬穿梭于庭院的身影，仿佛仍在青石板路上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。

古寺的红墙内，禅意与战魂奇妙地交融。当晨钟暮鼓掠过檐角铜铃，那些沉睡在时光里的故事便会悄然苏醒——既有王安石任鄞县知县时视察它山堰途中，在普宁院（天王寺旧称）用斋的清雅往事，也有青年们在大殿油灯下秘密传阅进步书刊的热血场景。如今，寺院左侧的陈列室里，泛黄的照片与锈迹斑斑的旧物，仍在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里，古寺如何从梵音缭绕的禅院，变身为抗日救亡的战斗堡垒。

楼异与广德湖的千年回响

在浙东鄞西的千年古村洞桥，楼异的名字如同一枚镌刻着历史褶皱的印章，深深嵌入这片土地的记忆。作为洞桥楼氏家族的杰出代表——楼郁之孙、楼常之子，这位北宋士人以其跌宕的人生轨迹，在历史长河中激起至今未平的涟漪。

楼异，字试可，宋神宗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进士。当他身着绯袍立于朝堂时，或许未曾想到，自己将以一种争议性的方式改写家乡的地理版图。宋徽宗政和七年（1117年），他向御座上的天子递上了那道影响深远的奏折——“废湖为田”。此提议最终获得了朱批。转年开春，曾经“烟波浩渺三百里”的广德湖开始褪去千年碧波，七万二千余亩湖田从水底升起，每年为朝廷新增租谷三万六千石。

关于这位洞桥先贤的功过评说，批评者言，广德湖的消失打破了鄞西水系的自然平衡，曾经的“浙东粮仓”逐渐沦为旱涝无常的低产田，楼异无疑是这场生态变迁的始作俑者。而在支持者眼中，他的擘画实有时代考量：垦湖所得不仅缓解了南迁百姓的粮食危机，更以地方税赋充实了国库；其主持建造的“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”与“循流安逸通济神舟”，连同在明州月湖首创的高丽使馆，开创性地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交通道。

当我们站在洞桥的古石桥上回望，楼异的身影始终在历史迷雾中若隐若现。这位从鄞西走出去的进士，以文人的笔触丈量着民生与国运的距离，用官员的印章搅动着自然与人文的纠葛。千秋功过本非秤杆可量，正如那消失的广德湖，虽已化作阡陌良田，却在地方志的字里行间，永远倒映着北宋那年春天的波光云影。